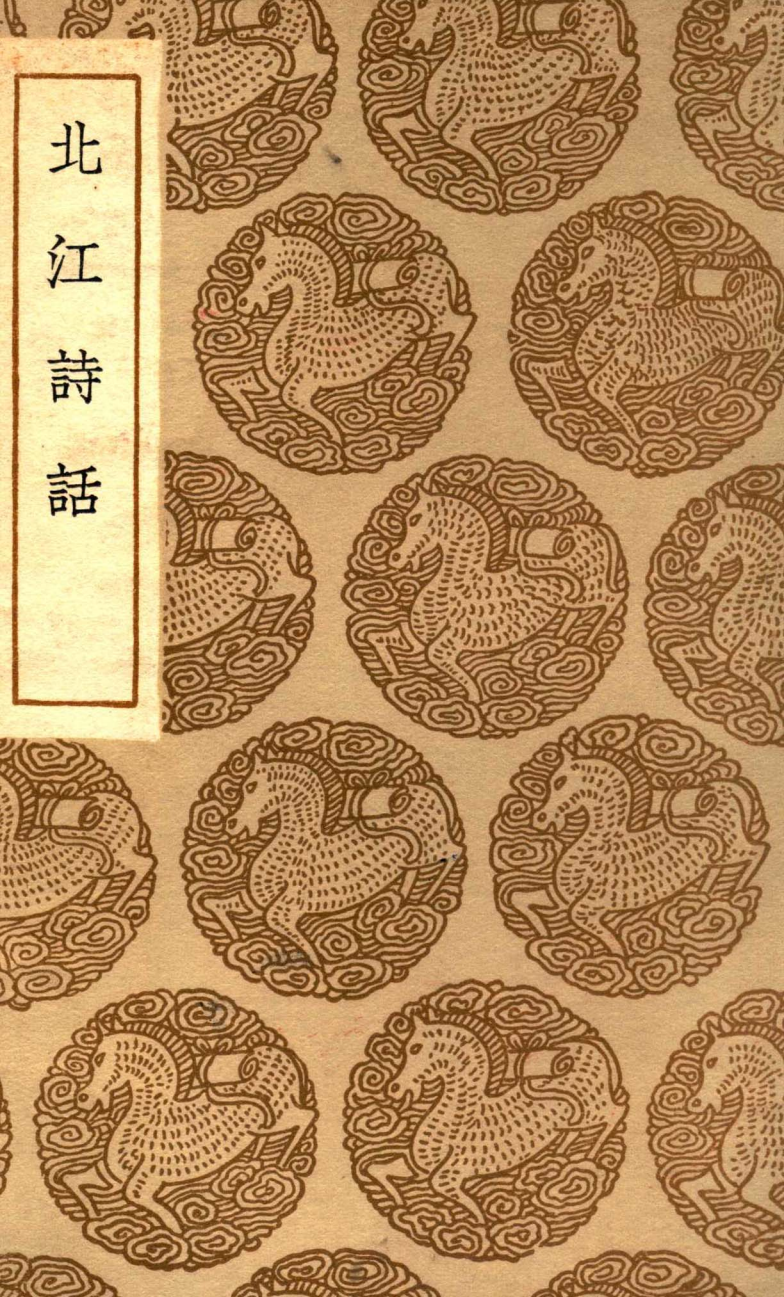


北江詩話





北 江 詩 話

洪 亮 吉 著

美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著者 洪亮吉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北江詩話

(本書校對者朱廣福)

北江詩話卷一

陽湖 洪亮吉 稚存著

西漢文章最盛如鄒枚嚴馬以迄淵雲等班固不區分別爲立傳此文章所以盛也至范蔚宗始別作文苑傳而文章遂自東漢衰矣

漢文人無不識字司馬相如作凡將篇揚雄作訓纂篇是矣隋唐以來卽學者亦不甚識字曹憲注廣雅以餅爲餅顏師古注漢書以汶爲汶是矣

余最喜觀時雨旣降山川出雲氣象以爲實足以窺化工之蘊古今詩人雖善狀情景者不能到也陶靖節之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庶幾近之次則韋蘇州之微雨夜來過不知春草生亦是此陶韋詩之足貴他人描摹景色者百思不能到也

世俗以爲月中有嫦娥又有蟾蜍非也張衡靈憲云羿請不死之藥于西王母嫦娥竊之奔月宮遂託身于月是爲蟾蜍是蟾蜍卽嫦娥所化非有二也高誘淮南王書注亦云嫦娥奔入月中爲月精今人稱美色者必曰月中嫦娥無論事涉輕褻亦失之遠矣

唐詩人去古未遠尙多比興如玉顏不及寒鴉色雲想衣裳花想容一片冰心在玉壺及玉溪生錦瑟一篇皆比體也如秋風江上草黃河水直人心曲孤雲與歸鳥千里片時閒以及李杜元白諸大家最多興

體降及宋元。直陳其事者。十居其七八。而比興體微矣。

三百篇無一篇非雙聲疊韻。降及楚辭。與淵雲枚馬之作。以迄三都兩京諸賦。無不盡然。唐詩人以杜子美爲宗。其五七言近體。無一非雙聲疊韻也。閒有對句雙聲疊韻。而出句或否者。然亦不過十分之一。中唐以後。韓李溫諸家亦然。至宋元明詩人。能知此者漸鮮。

本朝王文簡頗知此訣。集中如他日差池春燕影。祇今憔悴晚烟痕。此類數十聯。亦可追蹤古人。然疊韻易曉。而雙聲難知。則聲音訓詁之學宜講也。

杜牧之與韓柳元白同時。而文不同韓柳。詩不同元白。復能于四家外。詩文皆別成一家。可云特立獨行之士矣。韓與白亦素交。而韓不仿白。白亦不學韓。故能各臻其極。

詠古詩雖許翻新。然亦須略諳時勢。方不貽後人口實。如唐末李昌符綠珠詠曰。誰遣當年墮樓死。無人巧笑破孫家。意極新穎。然按晉書紀傳。石崇被殺未久。趙王倫卽敗。秀亦同誅。不待綠珠之入。而家已破矣。若崇肯遣綠珠。綠珠卽從命以往。亦徒喪名節耳。詩人作詩。自當成人之美。如一代紅顏爲君盡。何等氣色。而昌符顧爲此語。吾卜其非端人也。

明御史江陰李忠毅獄中寄父詩。出世再應爲父子。此心原不閒幽明。讀之使人增天倫之重。宋蘇文忠公獄中寄子由詩。與君世世爲兄弟。又結他生未了因。讀之令人增友于之誼。唐杜工部送鄭虔詩。便與先生成永訣。九重泉路盡交期。讀之令人增友朋之風義。唐元相悼亡詩。惟將終夜長開眼。報答平生未

展眉讀之令人增伉儷之情。孰謂詩不可以感人哉。

昆明錢侍御澧爲當代第一流人。卽以詩而論。亦不作第二人想。五言如寒渚一孤雁。烟籬五母雞。風連巫峽動。烟入洞庭寬。七言如夜不分明花氣冷。春將狼藉雨聲多。曉簾纔卷燕交入。午夢欲終蟬一吟。拆皆成字。蒸新麥。望卽生津。釘小梅。門接山光來異縣。牆分花氣與芳鄰。皆戛戛獨造。至五言古長風三首及還家三首。七言長短句赴隨州一篇。無意學古人而自然入古。其杜老北征元安春陵行之比乎。

錢宗伯載詩如樂廣清言。自然入理。紀尙書昀詩如泛舟苕霅。風日清華。王方伯太岳詩如白頭宮監時說開天。陳方伯奉茲詩如壓雪老梅。愈形倔強。張上舍鳳翔詩如佷鬼哭虎。酸風助哀。馮文肅英廉詩如申韓著書。刻深自喜。蔣編修士銓詩如劍俠入道。猶餘殺機。朱學士筠詩如激電怒雷。雲霧四塞。翁閣學方綱詩如博士解經。苦無心得。袁大令枚詩如通天神狐。醉卽露尾。錢文敏維城詩如名流入座。意態自殊。畢宮保沅詩如飛瀑萬仞。不擇地流。舅氏蔣侍御和甯詩如宛洛少年。風流自賞。吳舍人泰來詩如便服輕裘。僅堪適體。錢少詹大昕詩如漢儒傳經。酷守師法。王光祿鳴盛詩如霽日初出。晴雲滿空。趙光祿文哲詩如宮人入道。未洗鉛華。王司寇昶詩如盛服趨朝。自矜風度。嚴侍讀長明詩如觸目琳瑯。率非己有。王侍讀文治詩如太常法曲。究係正聲。施太僕朝幹詩如讀甘讒鼎銘。發人深省。任侍御大椿詩如灞橋銅狄。冷眼看春。鮑郎中之鍾詩如昆侖琵琶。未除舊習。張舍人燠詩如廣筵招客。閒雜屠沽。程吏部晉芳詩如白傅作詩。老嫗都解。曹學士仁虎詩如珍饌滿前。不能隔宿。張大令鶴詩如繩樞瓮牖。時發奇花。

湯大令大奎詩。如故侯門第。樽俎尙存。張宮保百齡詩。如逸客遊春。衫裳倜儻。舅氏蔣檢討蘅詩。如長孺
 慧直。至老益堅。汪明經中詩。如病馬振鬣。時鳴不平。錢通副澧詩。如淺話桑麻。亦關治術。李主事鼎元詩。
 如海山出雲。時有奇采。姚郎中鼎詩。如山房秋曉。清氣流行。吳祭酒錫麒詩。如青綠溪山。漸趨蒼古。黃二
 尹景仁詩。如咽露秋蟲。舞風病鶴。顧進士敏恆詩。如平空鶴唳。清響四流。瞿主簿華詩。如危樓斷簾。醒人
 殘夢。高孝廉文照詩。如碎裁古錦。花樣尙存。方山人薰詩。如獨行空谷。時逗疎香。趙兵備翼詩。如東方正
 諫。時難談諧。阮侍郎元詩。如金莖殘露。色晃朝陽。凌教授廷堪詩。如畫壁蝸涎。篆碑蘚蝕。李兵備廷敬詩。
 如三齊官服。組織輕巧。林上舍鎬詩。如狂飈入座。花葉四飛。曾都轉燠詩。如鷹隼脫鞬。精采溢目。王典籍
 芑孫詩。如中朝大官。老于世事。秦方伯瀛詩。如久旱名山。尙流空翠。錢大令維喬詩。如逸客殮霞。惜難輕
 舉。屠州守紳詩。如栽盤紅藥。蓄沼文魚。劉侍讀錫五詩。如匡鼎說詩。能傾一坐。管侍御世銘詩。如朝正岳
 瀆。鹵簿森嚴。方上舍正澍詩。如另闢池臺。廣饒佳麗。法祭酒式善詩。如巧匠琢玉。瑜能掩瑕。梁侍講同書
 詩。如山半鐘魚。響參天籟。潘侍御庭筠詩。如枯禪學佛。情却未忘。史文學善長詩。如春雲出岫。舒卷自如。
 黎明經簡詩。如怒猊飲澗。激電披林。馮戶部敏昌詩。如老鶴行庭。舉止生硬。趙郡丞懷玉詩。如鮑家驄馬。
 骨瘦步工。汪助教端光詩。如新月入簾。名花照鏡。楊大令倫詩。如臨摹畫幅。稍覺失真。楊戶部芳燦詩。如
 金碧池臺。炫人心目。布政揆詩。如滄溟泛舟。忽得奇寶。孫兵備星衍少日詩。如飛天仙人。足不履地。呂司
 訓星垣詩。如宿霧埋山。斷虹飲渚。張檢討問陶詩。如騏驥就道。顧視不凡。何工部道生詩。如王謝家兒。自

饒繩檢劉刺史大觀詩如極邊春色仍帶荒寒吳禮部蔚光詩如百草作花豔奪桃李徐大令書受詩如范睢宴客草具雜陳趙大令希璜詩如麋鹿駕車終難就範施上舍晉詩如湖海元龍未除豪氣伊太守秉綬詩如貞元朝士時務關心方太守體詩如松風竹韻爽客心脾張司馬鉉詩如鑿險縋幽時逢異境張上舍崙詩如倪迂短幅神韻悠然劉孝廉嗣綰詩如荷露烹茶甘香四徹金秀才學蓮詩如殘蟾照海病燕依樓吳孝廉嵩梁詩如仙子拈花自饒風格徐刺史嵩詩如神女散髮時時弄珠吳司訓照詩如風入竹中自饒清韻姚文學椿詩如洛陽少年頗通治術孫吉士原湘詩如玉樹浮花金莖滴露唐刺史仲冕詩如出峽樓船帆檣乍整張大令吉安詩如青子入筵味別百果陳博士石麟詩如晴雲舒紅媚此幽谷項州倅壙詩如春草乍綠尙存冬心邵進士葆祺詩如香車寶馬照耀通衢郭文學騰詩如大堤遊女顧影自憐張上舍問簪詩如秋棠作花淒豔欲絕胡孝廉世琦詩如陟險驂騑攫空鷹隼羅山人聘詩如仙人奴隸曾入蓬萊僧慧超詩如松花作飯不飽獼猴巨超詩如荇葉製羹藉清牢醴僧小顛詩如張顛作草時覺神來僧果仲詩如郭象注莊偶露才語僧寒石詩如老衲升壇不礙真率閨秀歸懋昭詩如白藕作花不香而韻崔恭人錢孟鈿詩如沙彌升座靈警異常孫恭人王采薇詩如斷綠零紅淒豔欲絕吳安人謝淑英詩如出林勁草先受驚風張宜人鮑苴香詩如栽花隙地補種桑麻余所知近時詩人如此內惟黎明經簡未及識面或問君詩何如曰僕詩如激湍峻嶺殊少回旋

陸放翁六十年中萬首詩可云多矣然萬首實不始于此前蜀王仁裕生平作詩滿萬首蜀人呼曰詩窖

子見蜀檣杙及十國春秋。

雕蟲小技。壯夫不爲。余於詩家詠物亦然。然亦有不可盡廢者。丹徒李明經御性孤潔。嘗詠佛手柑云。自從散罷天花後。空手而今也是香。如皋吳布衣性簡傲。嘗詠風箏云。直到九霄方駐足。便無一刻肯低頭。讀之而二君之性情畢露。誰謂詩不可以見人品耶。

詩有後出而愈工者。余自伊犁赦歸。有紀恩詩云。一體視猶同赤子。十旬俗已悉烏孫。人以烏孫赤子爲工。後趙兵備翼見贈一聯云。足以烏孫途上繭頭。幾黃祖座中梟。指初到伊犁時事則可云奇警矣。後同年韋大令佩金。亦自伊犁赦回。余登揚州高明寺浮圖望海。并懷韋中一聯云。夢裏烏孫疑鬼國。望中黑子是神仙。亦爲揚州人傳誦。然卒不能及趙也。

怪可醫。俗不可醫。澀可醫。滑不可醫。孫可之之文。盧玉川之詩。可云怪矣。樊宗師之記王半山之歌。可云澀矣。然非餘子所能及也。近時詩人喜學白香山。蘇玉局。幾于十人而九。然吾見其俗耳。吾見其滑耳。非二公之失。不善學者之失也。

近青浦王侍郎昶。有湖海詩傳之選。刊成寄余。余于近日詩人。獨取嶺南黎簡。及雲閒姚椿。以其能拔戟自成一隊耳。

侍郎詩派出于長洲沈宗伯德潛。故所選詩。一以聲調格律爲準。其病在于以己律人。而不能各隨人之所長以爲去取。似尙不如篋衍集感舊集之不拘于一格也。侍郎居青浦之朱家角。昨歲二月。余自吳江

至上海因便道訪之侍郎以病不能起耳目之用並廢蓋年已八十矣瀕行侍郎持余哭諄諄以身後志銘見屬然尙能詩口占一律贈余末二語云一語望君須記取好爲有道譔新碑余亦爲之揮淚而別詩固忌拙然亦不可太巧近日袁大令枚隨園詩集頗犯此病

老尙多情覺壽徵商太守盤詩也若使風情老無分夕陽不合照桃花袁大令枚詩也二公到老風情不衰于此可見

黃二尹景仁久客都中寥落不偶時見之于詩如所云千金無馬骨十丈有車塵又云名心淡似幽州日骨相寒禁易水風可以感其高才不遇孤客酸辛之况矣

孫兵備星衍少日詩才爲同輩中第一如集中千杯醉我上北邙等十數篇求之古人中亦不多得小詩亦淒豔絕倫如夜坐詠月云一度落如人小別片時圓比夢難成廣陵客感云紅燭照顏年少去碧山回首昔遊非讀之皆令人惘惘中年以後專研六書訓詁之學遂不復作詩卽閒有一二篇亦與少日所作如出兩手矣

汪助教端光詩如著色屏風五采奪目而復能光景常新同輩中鮮有其偶豔體詩尤擅場嘗有句云並無歧路傷離別正是華年算死生描摹盡致疑雨集不能過也

學昌黎昌谷兩家詩不可更過朱竹君學士詩學昌黎而過者也然才氣畢竟不凡記其少時送人長句有云江南四月不成春落盡桃花澹天地今北地有此才否劉文正統勳不以詩名然偶有作必出人頭

地。乾隆中，張桐城相國廷玉予告歸里，奉勅作送行詩。時門下士如趙編修翼等，皆客公所，並令擬作。卒莫有稱意者。公在機廷，忽自握管爲之。中一聯云：住憐夢裏雲山繞，去惜天邊雨露多。遂繕進呈。純皇帝亦大賞之。一時送行詩，遂無有出公右者。

管侍御世銘以制舉文得名。然所作詩實出制舉文之上。記其漢茂陵一律云：要使天驕驍漢旌，登臺絕幕遠橫行。雄心晚爲泉鳩悔，萬命先因宛馬輕。獨攝衣冠容汲直，不留弓劍待蘇卿。淒涼玉筯人閒出，起告曾無同舍生。神完氣足，非僅以格調見長者。

畢宮保沅詩，如洪河大川，沙礫雜出，而渾渾淪淪處，自與衆流不同。平生所作，歌行最佳，次則七律。憶其荊州水災記事云：劈空斧落得生門。又云：人鬼黃泉爭路入，蛟龍白日上城遊。真景亦可云奇景。至河南使署喜雨詩云：五更陡入清涼夢，萬物平添歡喜心。則又民物一體，不愧古大臣心事矣。

余自伊犁蒙恩赦回，以出關入關所作，編爲荷戈賜環二集。海內交舊作詩題集後者，不下百首。惟同年曾運使燠一絕，最爲得體。云：君得爲詩是國恩，長歌萬里入關門。請看紹聖元符際，蘇軾文章戒不存。吳任臣撰十國春秋，搜采極博。然如前蜀安康長公主，見後蜀紀及徐光溥傳，僧醋頭見僧智諶後蜀賈鶚王昭遠等傳，而前蜀公主傳後，蜀僧衆傳不列及之，何也。

余于四時最喜二月，以春事方半，百草怒生，萬花方蕊，物物具發生氣象故也。一至三月，則過于爛漫矣。因喜此月，于是植物亦最喜杏，動物亦最喜燕。少日讀國風燕燕于飛，及夏小正來降燕乃睇，固有見杏。

輒覺神往稍長。凡前人詩詞之詠杏及燕者，無不喜諷之。杏詩如海杏大如拳，客子光陰詩卷裏，杏花消息雨聲中，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詞如杏花疎雨裏，吹笛到天明，及紅杏枝頭春意鬧，杏花春雨江南之類是矣。自所作亦不下十數篇。在汴梁客館，有杏花詩四絕句，其一云：倚牆臨水只疑仙，豔絕東風二月天。要與春人鬪標格，有花枝處有秋千。極爲同人所賞。在貴州日，行部至都勻驛館，云：無人知道春將半，時有出牆紅杏花。里中機舟亭卽事云：一春消息杏花知，餘不盡錄。燕詩如燕燕尾涎涎，袖中有短札，願寄雙飛燕，與金窗繡戶長相見，飛入尋常百姓家。亂入紅樓檢杏梁。詞如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軟語商量不定，看足柳昏花暝之類是也。自所作亦不下數十篇。童時賣花聲詞云：燕子平生真恨事，不見梅花爲江南。北女士所傳誦。按試貴州遵義府使院，有句云：與客生疏惟燕翦，背人開落有棠梨。伊犁紀事四十首中有云：只有塞垣春燕苦，一生不及見雕梁。滬濱客中雜詠云：避俗仍居雲水鄉，下安吟榻上雕梁。雙棲燕子孤眠客，一室權分上下牀。他如歸燕曲等，皆係長篇，不更錄入。呂司訓星垣詩，好奇特，不就繩尺。曾用七陽全韻作柏梁體見貽，多至三四百句，末二句云：乾坤生材厚，中央前後萬古不敢望。頗極奇肆。然古人無此例也。余亦嘗贈以長句，末四語云：識君文名已三載，才如百川不歸海。銀河倒注弱水西，努力滄溟欲相待。亦頗寓規于獎云。呂又有句云：桃花離離暗妖廟，又題博浪椎圖云：人間十日索不得，海上大嘯波濤聲。蓋好奇不肯作常語如此。

古今詠月詩佳者極多。然如明月照高樓。明月照積雪。月華臨靜夜等篇。皆係興到之作。非規規于詠月也。李杜爲唐大家。卽詠月詩而論。亦非人所能到。杜云。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李云。青天中道流孤月。又云。五峯轉月色。百里行松聲。寫月有聲有色如此。後人復何從著筆耶。

古今詠雪月詩。高超者多。詠正面者殊少。王右丞灑空深巷靜。積素廣庭閒。可云詠正面矣。吾友孫兵備星衍終南山館看月詩。空裏輝流不定明。烟中影接多時綠。亦庶幾近之。畢宮保有青衣周某。頗學作詩。嘗有句云。燭短夜初長。余與同人皆賞之。

楊比部夢符。好學六朝文。小詩亦極幽峭。余嘗以一聯戲之曰。詩筆四靈文六代。科名兩度籍三州。蓋楊寄籍山東。補博士弟子。續舉陝西鄉試。成進士。則又浙江原籍也。比部後又寄居吾鄉。宅在烏衣橋。三將軍巷。卒後。其子以比部遺命。乞余爲六朝文格以表其墓。末云。訪將軍之巷。大樹猶存。過邗水之橋。溪流半涸。亦足以悽愴傷心者矣。卽指此也。

河豚以江陰爲第一。鱖魚以采石磯爲第一。刀鯽以江寧棲霞港爲第一。余七招中所云牛渚銀鱗。晴江石華。味或華而不清。質或清而不華。藐江鄉之風味。首鱖鯪之足誇是也。

劉相國墉繼正揆席。人皆呼爲小諸城。性滑稽。一日在政事堂早飯。忽朗吟曰。但使下民無殿屎。作本何妨宰相有堂餐。一坐爲之噴飯。字讀

嘉慶十年正月。紀尙書昀奉命以原官協辦大學士。乃未半月遽卒。年八十一矣。乾隆中。四庫館開。其編

目提要皆公一手所成，最爲瞻博。生平尤喜爲說部書，多至六七種。故余哭公詩云：「最憐千寶搜神記，亦附劉歆輯略編。」先是又誤傳翁閣學方綱卒，余亦有輓詩云：「最喜客談金石例，略嫌公少性情詩。」蓋金石學爲公專門，詩則時時欲入考證也。後乃知誤傳，而詩已播于人口，或公聞之亦不以爲怪耳。

山陰酒始見于梁元帝金樓子，并呼之爲甜酒。考前代酒最著名者曰宜城醪、蒼梧清、京口酒、蘭陵酒、霅下酒。今名南潯酒及酒泉郡。本以酒得名，余曾歷品之，究以山陰酒爲第一。酒泉郡酒及霅下次之。蘭陵酒今

沂州蘭山縣釀酒法已失傳。若宜城京口酒，南史邵陵王綸傳稱曲阿酒，皆重濁，又失之太甜，與今吳中之福眞、錫山之惠泉相等，未見其美也。汾州酒滄州酒，性又與燒春同，自當別論。蒼梧清亦同燒春。

近時士大夫頗留意飲饌，然余謂必不得已，酒譜爲上，茶經次之，至一肴一味皆有食單，斯最下耳。

果以哈密瓜爲上，卽古之敦煌瓜也。然必屆時至其地食乃佳。若貢京師者，則皆預摘，色香味多未全，非其至也。其次則綏桃、梨，又次則洞庭之楊梅、閩中之橘柚，又次則涼州之蒲桃、泉州之甘蔗、伊犁之蘋果。若安石榴、廣南之荔枝，則實未嘗至其地，俟再論定。

魚則海魚爲上，河魚次之，江魚次之，湖魚又次之。尋常溪港之魚，則味薄而腥矣。

南中多禽，北中多獸。南中禽多巢居，北中獸多穴居。若南獸之巢居，

如熊、槽、之類

北中禽之穴土，

如鳥、鼠、同穴之類

則

亦僅見者耳。塞外則凡禽皆穴居，以風多而林木少故也。

小說家所言亦皆有本。如西遊記之雷音寺、火燄山，皆在吐魯番道中。余遣戍伊犁，日曾過之。

裴岑紀功碑。在巴里坤南山頂關帝廟中。余本擬歸日。揭數十本。以貽好古者。及歸。乃取道于小南路。不經此。遂無由揭取。迄今以爲歎。至舍閒金石。藏有此碑。尙係客西安時所購得。

終南山中牡丹。高百餘尺。均係木本。花皆大如斗。香氣聞數百里。

窮達戀明主。耕桑皆近郊。唐錢起詩也。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唐韋應物詩也。讀之覺溫厚和平。去三百篇不遠。

杜工部詩。近來海內爲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足見長句最難。非有十分力量。十分學問者。不能作也。卽以唐而論。以長句擅場者。李杜韓而外。亦惟高岑王李四家耳。

不知今夜遊何處。侍從皆騎白鳳皇。逼真神仙。黃昏風雨黑如響。別我不知何處去。逼真劍俠。千回飲博。家仍富。幾處報仇身不死。逼真豪士。天寒翠袖薄。日暮倚脩竹。逼真美人。門前債主雁行列。屋裏酒人魚貫眠。逼真無賴。依倚將軍勢。調笑酒家胡。逼真豪奴。近江寧友人燕南山暑夜納涼詩云。破芭蕉畔一絲風。逼真窮鬼語。陳毅感事云。偏是荒年飯量加。逼真餓鬼語。

余蒙師唐先生爲垣。素工詩。今集多散失。猶憶其過殤女厝棺詩曰。白晝畏人依故隴。黃昏覓伴嘯孤村。荒寒蕭瑟。及小兒女情態。並寫得出。

菜花詩。始于張翰。黃花如散金。太白所云。張翰黃花句也。近人菜花詩。又有花枝不上美人頭句。余獨以爲不然。曾反其意。作一詩曰。摘得菜花何處用。嫩黃先襯玉搔頭。亦明此花之可以上美人頭耳。客歲又

有句曰深紅不豔深黃豔菜甲花開蝶四飛

滬濱城近海土人爲言曾有蛟幻作人夜叩門者故相戒夜不闢扉余紀事詩有云一樓四面窗面面臨曠野老蛟能變人時來嚇居者卽指此

伊犁地較西安已高八百一十里見元和郡縣志故初一日卽見新月余紀事所云月朔新蟾已抱肩也湯泉以黃山硃砂泉爲第一久浴之實可延年益壽驪山及昌平者次之餘則硫黃泉居多水性酷烈僅可以除風溼及疥癬之疾耳余按試貴州浴郭外湯泉詩云半生莫謂塵勞慣已試人閒第七湯蓋指黃山及臨潼整屋昌平州和州句容與石阡也後遣戍伊犁又浴湯泉一近頭臺蘆草溝

近時九列中詩以錢宗伯載爲第一紀尙書鈞次之宗伯以古體勝尙書以近體勝漢軍英廉相國亦其次也

黃二尹景仁詩太白高高天尺五寶刀明月共輝光獨立市橋人不識一星如月看多時豪語也全家都在風聲裏九月衣裳未剪裁足如可析似勞薪苦語也似此星辰非昨夜爲誰風露立中宵買得我拌珠十斛賺來誰費豆三升雋語也

江寧詩人何士顥居長干里有友人投一詩曰仰首欲攀低首拜長干一埭一詩人

近人有蘋果詩云綠于春水方生日紅似朝霞欲上時

近時能爲中晚唐詩者無過方上舍正澍其遊仙詩云鈞天樂苦無新奏唱我紅窗夢裏詩無數仙官齊

原 书 缺 页